

梦见柳宗元

路忠强(济宁高新区)

梦中,我竟遇见了柳宗元。
那是唐顺宗贞元二十一年(公元805年),秋风萧瑟,残阳如血。长安城外,灞桥边光秃的柳枝低垂。我立于送行的人群中,见他身着青衫,形容消瘦,正将最后几卷竹筒装入行囊。他的手指在“永州司马”的任命文书上摩挲片刻,忽而苦笑着,将其揉作一团。

前来相送的,除却长安百姓,还有挚友刘禹锡。刘禹锡轻拍他的肩头,叹惋道:“此去潇湘烟水阔。”柳宗元应声回道:“孤舟一系故园心。”两人相视而笑,眼角却分明闪着泪光。目光转向我时,柳宗元问:“阁下似有未尽之言?”我学着刘禹锡的口吻,劝慰道:“湘水苍茫接君愁。”他随即低声应道:“永贞革新志未酬。”言罢,一声长叹。我欲再言,差役已来催促上路,只得目送他的身影渐行渐远。

马车南行,柳宗元回望渐杳的都城,紧咬下唇,眼中交织着愤懑与绝望。辘辘车辙碾过满地枯叶,也碾碎了他的抱负。

抵达永州,柳宗元的处境极为艰难。身为贬官,他无权入住官舍,只能携家眷,寄居于破败的龙兴寺,生计困顿。他被迫躬耕陇亩,“晨踏霜露出门锄草,暮乘小舟穿行溪峡”(化用白居易《出郊》意境,原句非专指柳),踽踽独行于山野之间。常仰天悲歌,以泄孤愤,虽自嘲形同隐逸,却难掩壮志未酬的沉郁。不久,母亲病逝,更添精神重创。

贬谪之初,他深陷“千万孤独”(《江雪》)之境,将自己比作寒江独钓的蓑笠翁。在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苍茫意象里,倾泻着无尽的孤寂。正是这极致的孤独,促使他寄情山水。一部《永州八记》,以细腻笔触描摹自然万象,在文学天地中重构起失落的精神家园。

唐宪宗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,柳宗元曾短暂奉召回京,却因政敌构陷,三月即再度被贬为柳州刺史。此番离京,他已无初次被逐时的激烈愤懑,眉宇间唯余沧桑与疲惫。最终,元和十四年(公元819年),他客死异乡,年仅四十七岁。从长安秋日车辇上那激愤的青年,到柳州任上预言死亡的憔悴刺史,十四载贬谪生涯,柳宗元完成了从政治理想主义者到文学巨匠的悲壮蜕变。

我为何会梦见他?思来想去,许是多年前,在山西永济,曾于某处公园邂逅过他的雕像吧。

破冰而生

付天伟(任城)

合上《呼兰河传》,心中并非压抑,反而升起一股暖意——那是生命自身的光芒,哪怕再微弱,也执着地穿透了历史的冰层。

萧红以诗意的笔,为我们凿开一扇窥见人间的窗。她借孩童清澈的眼,将呼兰河这座小城勾勒得十分真实,暗淡中泛着柔光。尤其是祖父的后花园,蜂飞蝶舞、孩童与草帽嬉戏……这一切明亮、鲜活,仿佛是灰暗时代特意辟出的一片净土,提醒我们:美好,从来都能在裂缝中生根。

书中确有苦难。小团圆媳妇的悲剧、大泥坑前的冷漠、冯歪嘴子一家的遭遇——萧红不避讳人性的蒙昧与现实的荒寒。但她更写出了人的韧性:唠叨的二伯仍在固执地说话,冯歪嘴子在妻子离世后依然努力养大孩子。他们不是英雄,却以最朴素的方式,守护着生命的庄严。

我愿将《呼兰河传》看作一封从寒夜寄来的信,里面是一簇不灭的火。它温暖了冻僵的馒头,照亮了跳大神的夜,也让磨坊里的粉尘仿佛有了体温。萧红不只是在批判,她更是在见证——见证普通人如何活着,如何爱。

冬终会过去,春必定来临。而解药,从来都握在人的手中——就像冯歪嘴子那只瓦盆中的蒜苗,只要我们仍愿播种,就有新绿破土而出。

文章要有思想点

王海青(济宁经开区)

前几日,文友王继法老师发来他的新作《观察、阅读与积累知识是写作的前提》,这是他聆听李木生老师讲座后的第三篇感悟文章了。

王继法老师的写作热情之高涨,远非常人可及。文中,他提及济宁老年大学写作班部分学员“作文难”的现状。我说,作文难,主要是写作者缺乏思想点,也缺乏从思想点上论述、阐发、拓展的能力。把讲座中的点与自己的所思所想相结合,自然衔接,是个难点。

我想,一个喜欢写东西的人,刚开始可能不太明白怎么回事,茫茫然,甚至不知写得如何,但只要写的热情,能写出来,就很好,有了进步的可能,就怕不动笔。德国作家托马斯·曼说过:“终于完成了。它可能不好,但是完成了。只要能完成,它也就是好的。”他肯定的是写作行为本身。写作不能停留在口头与脑海,而应落实在行动中。只有这样,才能在写作上不断前行。还有,一个人写多了,大概就会明白,一篇文章是由若干个思想点构成的。思想是文章的骨架,是文章的灵魂,而生活的细节则是文章的血肉。

一个写作者首先要练习敏锐性,让头脑时刻处于思索状态。不说能洞察事物背后深刻的意义,至少也要能捕捉到事物浅层的意义。怕就怕心网的孔太粗,网不住任何意义的小虾、小鱼。或者灵性、悟性不够,对任何意义都熟视无睹。

提高思想修养,促使头脑灵敏运转,非常有必要。这是抓住思想点的基础。记得孙犁先生说过一句话,对我启发极大。他说,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对事物有坚定态度的人。如果一个写作者对什么事都没有看法、没有想法,他想写成文章,是很难的。

找到了文章的思想点,再去描摹“血肉”,一篇文章才能立起来,富有生命力。

前些年,我就意识到一篇文章思想点的重要性。在这里要指出的是,好的文章,一般有多种意义指向,也就是思想点密集。这些繁杂的思想点,又和谐统一在一个主题之下。正因为思想点的多棱多角,主题才显得丰富而深广。

我还想,若是选取一些浅显的作品进行分析点评,指出文章的思想点及血肉的构成,或许能让初学者有所领悟,帮助他们尽快入门。最要紧的,还是要写。写作只有在写中,才能有所进步。不写,却奢望一步登天,写出佳句华章,终究是行不通的。

你是街巷里的常青藤

——致社区网格员

王凯丽(任城)

你是平凡生活里始终如一的依靠,是细腻的关怀,轻轻温暖着千家万户。你是连接心与心的桥,是停靠疲惫的岸,是晚归时照亮巷口的那盏灯,也是单元楼里从不缺席的牵挂。

你是独居老人门前的准时问候,是孩童放学路上最安心的身影,是邻里窗口那抹熟悉而温暖的笑容。

你是安全隐患前及时的提醒,是琐碎事务中默默记录的笔迹,是一次次敲门声后,那句“您好,我是社区的”。

你把政策讲成家常,把服务送进门口,那一抹流动的蓝色,总是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。困难家庭窗前,你细心察看;邻里纠纷中间,你耐心化解。

社区和睦,靠你穿针引线;平安建设,有你默默奉献。

你却很少说起,自己也是灯下辅导孩子的妈妈,是家庭中温柔的支撑,是父母心中最深的惦念。

你耐心,也果断;你柔和,却坚韧。
你就像一首写在日常里的诗,是万家灯火中最长情的陪伴,是人烟熙攘处——最安稳的温暖。

去壶口,去壶口

田继红(任城)

我曾想象,这里原是一片平整的黄土塬,草木葱茏,林海参天。然后某日,宫殿拔地而起,巨柱擎天,伐尽东坡之木;某日,老翁伐薪烧炭,砍秃南山之林;又某日,“凿开混沌得乌金”,采煤取暖,掏空北塬之基。直到风起,卷漫天黄尘;雨落,挟泥沙入河。黄河奔涌,泥沙沉积,终于将这片高原塑成千沟万壑。

车出晋中,经临汾、隰县、长宁、大宁,一路驶向吉县壶口。窗外群山皆土,土皆褐黄,沟壑如刻,尽显天地造化。黄土直立不倒,绝壁如削,窑洞嵌居其中,冬暖夏凉,默默养育世代生灵。而这土又极松软,最易被水带走。

流失的黄土顺雨而下,一个声音低语:去山涧。另一个呼喊:去河流。于是百川奔涌,终归黄河。众水合一,时而娴静如处子,时而欢脱似幼兔,时而低眉,时而暴怒。它在青海疾驰,于四川蜿蜒,至内蒙古轻舞。继而猛然发力,推搡冲撞。及至壶口,五百米宽的河面在不足五百米的距离内骤然收束为二三十米,随即从二十余米高崖纵身扑下——“千里黄河一壶收”,壶口因此得名。

“去壶口,去壶口!”车近吉县,这念头如鼓点撞心,一声急过一声。转过山梁,黄河蓦然入眼,那呼唤几乎破胸而出!看黄河九曲蜿蜒,在两山间看似静默流淌——不,这静默之下,分明翻滚着壶口未能消尽的血气。

“去壶口,去壶口!”终于在瀑布前,这呼喊夺口而出。我来了!语文课本封面上那梦萦多年的画面,该是何等模样?

不,“壮阔”“震撼”皆显苍白。立于壶口之前,一切言语失声,所有声响沉寂。我伫立原地,唯余震惊:震惊于它万马奔腾之势,震惊于它永无休止的咆哮,震惊于水雾激荡冲天,震惊于它毫不犹豫、决绝坠落的姿态……深沟之下,怒流急转,激流横冲直撞,拼死搏击,最终推挤着奔向下游。河面渐宽,水势渐缓,成了我最初所见的那段黄河——暗流仍在河底涌动,却已泄了劲力,收了锋芒,静默如一幅水墨长卷。

可我心中反复回放的,仍是那纵身跃下的一刻。一往无前,义无反顾,酣畅淋漓!

在一朵花蕾上安家

孙召锋(邹城)

二十年后,我也看到熟悉的风景
那时候,有一条河,还有无边的桃林
踟躅于山间,没想到现在却越来越清晰
那位太守还有南阳的刘子骥
都沉默不语
而旁边的桔梗,永远那么美、那么相似

回到家乡,所有的相识都已远去
连仅存的那位耄耋老人也已不认识我
问——
你从哪里来,又去何方

那些田野和我是多么熟悉
连我的想法
金银花都用细细的手足勾连
还有枝上的紫薇,褶皱里藏着什么话

今天,我告别世间,以及别的一切
走在路上,看到很多花
比如芙蓉葵、比如松果菊、比如月见草
花瓣上,都能容纳着一切